



荃灣官立工業中學校友會專刊 歡迎會員投稿 稿件請寄本刊編輯部
編輯部地址：香港上環德輔道中 244-252 號東協商業大廈 5 樓
電話：2314 5811 傳真：2739 3720 e-mail：tyhung@skhhkg.com.hk

第 2 期 2003 年 6 月 15 日出版



荃心荃意 主席 伍遠幸



(感謝崔蕙蓮幹事為本刊提供上述圖片)

「沙士」把香港，中國以至全世界鬧得天翻地覆。除了談虎色變，大家都討厭聽聞這兩字，幹嗎我仍然不識趣？主要是要向你們交代一下，在這疫症的影响下，會務的進展情況。

《會員招募》

本會目前的會員招募，仍然依賴會員提供消息，然後透過個別接觸去游說未入會的校友加入為會員。雖然收效有限，會員數字仍然持續增長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們跟 599 名校友接觸過，當中 322 人已正式完成入會手續。我們會考慮利用廣告媒體來宣傳會員招募；到底是資源所限，未能付諸實行，惟有繼續呼籲會員給我們提供消息。我們會致力於會員招募。

《會員資料庫》

為確保有效地給各會員傳遞資訊，本會的會員資料庫已大致完成。由於不時有會員搬遷或更改電子郵址而沒主動向本會更新資料，以致失去聯繫。在此一再向會員呼籲，如有資料變更，請即通知幹事會以便更新。

《職業輔導服務》

自從在本刊上一期介紹了「對對碰」行動，本會已通過網頁及電子郵件，先後兩度登出職位空缺消息，成功落實為會員提供職業輔導服務。美中不足是電子郵件在會員當中仍然未得普及，局限了這行動的效益。

《內地助學行動》

本會原定於今年三月及四月，分別派員前往內地不同地點考察，為本會參與內地助學行動進行資料搜集和可行性研究。無奈在成行之前一刻，內地的「沙士」疫情急劇惡化，不得不將行程押後，因而窒礙了計劃的進展。

《會員活動》

本會原已安排好於四月某日，假香港城市大學舉行「物流業發展」研討會，除了讓參加者互相交流知識和經驗，也讓他們聚聚舊、聊聊天、說說笑，歡渡一個周末下午。無奈又給「沙士」這不促之客攔了路，但我們仍然束裝待發。請留意有關活動通知。

「沙士」確實給不少地區帶來了災難，卻也驚醒了世人重視環境衛生，尤其給我們國家的領導人一記當頭棒喝，教他們深深體會新聞自由和傳媒監察的價值。既然人類需要從痛苦經歷中汲取教訓，就讓我們永遠記取這價值不斐的一課！

荃工校友會網頁 <http://www.nicestudiohk.com/twgtshk> 經已更新 歡迎瀏覽



《物流業發展》座談會

當今年代，物流業已成為全球商業活動中不可缺少的東西，它與種種行業的經營息息相關。我們經常聽聞《物流》這名詞，它究竟是什麼回事和如何影响我們的生活？我們或我們的下一代將如何被它牽動？我們該如何乘勢把握發展的機會？

Stephen（陳捷偉）、TY（洪潭源）及 Vera（鄧青怡）校友都在這行業中長袖善舞，各領風騷。現邀得他們為我們深入淺出的介紹這個行業，跟大家分享和交流知識和經驗。歡迎携伴參加，細節如下：

日期：2003年7月5日（星期六）

地點：九龍又一村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9樓城峰閣西餐廳

時間：下午3時至5時

費用：每位35元（包括自助式下午茶）（現場收費）

訂座：請電任何一位幹事，或填妥下面的回條及傳真到2739 3720，或郵電到 tyhung@skhnhkg.com.hk 查詢訂座



我們多久沒見？讓我們除下口罩，痛痛快快的傾個飽！

雖然只是半年沒見面，不過，儘管我們在街上碰到，也未必認得出對方，皆因你我的面孔都被口罩遮住了。該是解除束縛，讓對方見到你的笑容，互相交換問候和祝福的時候。只要有你的出現，我們便會玩得開心和傾得痛快。何必計較活動的場所、交通、食物、節目等安排！快快報名支持本會成立以來首次舉辦的戶外活動，歡迎携眷。

吉澳、鴨洲離島遊

日期：2003年8月24日（星期日）

行程：馬料水碼頭登專船出發，經赤門、灣洲、吉澳享（在此享用馳名海鮮餐），再遊鴨洲、鴨眼洞，然後經印洲塘、吐露港返回馬料水（大約下午5時抵達）

費用：每位160元（包括船費、用餐、禮物及抽獎，大小同價）

集合：準上午九時半齊集馬料水碼頭登船出發，遲來不候（參加者可於上午9時在大學火車站乘272K巴士往馬料水碼頭）

報名：請電任何一位幹事，或填妥下面的回條及傳真到2739 3720，或郵電到 tyhung@skhnhkg.com.hk 查詢報名

荃工校友會活動報名表

我／我們（姓名）_____（共 人）

現報名參加下面空格內剔出的活動項目，並承諾於出席活動時繳交有關費用。

2003年7月5日（星期六）的《物流業的現況及前景》座談會

2003年8月24日（星期日）的吉澳、鴨洲離島遊

本人聯絡電話：_____ 通訊地址：_____

（請參加 座談會 者於6月30日或以前，吉澳鴨洲遊 者於8月11日或以前填妥本回條，並傳真至2739 3720，多謝合作）



鳴謝

隱名士 校友(69) 慷慨贊助我會經費 \$1,000 以鼓勵我們努力辦好會務，謹此致謝！

丁元鼎 校友(66) 慷慨贊助我會經費 \$500 以鼓勵我們努力辦好會務，謹此致謝！



比「沙士」更難對付的病毒

伍遠幸 (66)

「沙士」固然可怕，且來勢洶洶，但經各方的努力，終於被控制下來。不過，以下幾種病毒入侵了本港多時，經專家們絞盡腦汁，依然束手無策。由於染病的人不會出現明顯的病徵，也不會感覺痛楚，因此，他們對病毒不會產生恐懼，甚至不以為然。絕非危言聳聽，這些病毒的確會對患者的體質造成重大傷害，還會禍延他們的下一代；它們比「沙士」更難對付，兼且繼續在本港擴散，情況令人憂慮。

《道德良心枯萎症》

病例一

列車到了站，車門還沒完全開啟，到站的乘客還未及離開車廂，站在月台「輪候」上車的人已急不及待的蜂湧而上，有若澎湃的河水找到了河堤的缺口，將車廂的出口完全堵塞。上了車和成功奪得座位的，一臉洋洋得意，只差未做個勝利手勢來慶祝。有為人父母者立刻把握時機，「教導」孩子如何當仁不讓，力爭上游。

病例二

去年某個節日，政府為了點綴昇平，在尖沙咀舉辦了嘉年華。活動進行期間，有人刻意製造混亂，在擠迫的人叢中嬉戲和推撞，罔顧大眾安全，幸好未釀成騷亂。嘉年華過後，會場除了遺下了大堆垃圾，周圍的環境亦遭人大肆破壞，包括塗污牆壁，摧殘花木和設施。有新聞媒體就有關情境進行街頭訪問時，有人理所當然的回答：「公共設施的清潔和維修是政府的責任，有什麼大不了？」。

病例三

最近「沙士」襲港，驚醒了市民對環境衛生的關注（祈望不是三分鐘熱度）。新聞界揭露了多處衛生黑點，大部分位於舊式樓宇的後巷。到處見到用木板、鐵皮、廢料等蓋搭的簡陋篷，把後巷遮蔽得暗無天日；篷頂上除了穢物堆積，還有污水下滴。依附在牆身或橫陳在地面的渠管，不少已經破損；污水和糞溺從破口濺出。老鼠和蟑螂肆無忌憚的四出奔跑和嬉戲，令人毛骨聳然。雖然未置身其間，在電視熒幕上見到的，已教人感覺到烏煙瘴氣。在衆目睽睽底下，政府很難繼續視若無睹和袖手旁觀，惟有派人臨時將之清理。事後電視台到場接觸了街坊，問他們對略為改善後的環境有何感想。有被訪者認為當局多管閒事，無故將那「自然」環境改變了，令他不習慣。教人摸不着頭腦

病例四

孟母三遷，無非要孟子遠離市井的粗俗，免他耳濡目染。本地的傳媒和報刊每天傾出大量意識不良的製作，包括播導或刊登暴力和色情新聞、「偶像」或其他公眾人物的歪論和醜行、肉麻骨髒的歌曲之類，幾乎無處不在，令小孩子避無可避。政府對此歪風不單袖手旁觀，還以「開明」姿態對待，經常花費大筆金錢，安排一些形象壞透的偶像歌手來替政府宣傳訊息。嘆句「世風日下」！

《語文能力枯竭症》

病例一

政府日前公布，參加今年語文能力評核的千多名在職教師當中，四百多人未能通過。香港一直標榜本身是國際都會，香港人從小便學習英語，華語更是母語，當教師的竟然無力到達基本語文水平。外面的人自然認為是不可思議，本地人卻見怪不怪，或滿不在乎，甚至給無力達標的教師寄語同情。這成何體統？不少香港人喜歡自以為是，愚不可及的無知而不自知 (*He who knows not, and knows not that he knows not*) 也可被視作「有性格」。『教不嚴 師之惰』，當今學子的語文能力差勁，老師理應責無旁貸；然而老師的語文水平低落是誰之過？

病例二

中外語如是，發音不準，字義難辨；文法不依，句語難成。叫人擔憂的，是越來越多香港人喜歡講「懶音」和寫「白字」。做成這局面，部分報刊編輯和傳媒監製應當難辭其咎。他們縱容，甚至鼓吹他們的下屬將懶音和白字興為潮流，將一塌糊塗(或無厘頭)的句子捧為時尚；不獨漠視修辭的重要性，還在有意無意之間，將正字和正音貶為「老土」，將標準的語句斥為曩曩，企圖集非成是，創造他們的「新潮流」。一廣播電台的晨早節目裡，某主持人例把「香港」讀成「糠趕」。你的孩子跟上了沒有？

病例三

不少香港人為了顯示其外語能力，愛在中文談話中夾雜不必要或似是而非的外語，久而久之成了口頭禪。有人愛在句子前面加上《Well》或《See》，有人喜歡在句子後面加個《啫》或《囉》，不自覺地滋擾聽者的耳根。用詞不當的情況也相當普遍。有天氣報導

員說：「今日天氣唔系太好（也該不壞），會有狂風暴雨」，如此前言不對後語，令人啼笑皆非。又有人經常不恰當地給句子冠以《老實講》、《講真》、《其實》等助詞，一心以為加強句子的力度，豈料這些助詞剛好否定了他先前所說的，令人莫明其妙。

《望子成龍狂燥症》

病例一

至開心莫如處身海闊天空，無拘無束和無牽無掛。回首過去了的數十年，就只得該童年代辦得到。那時候，高興便跑到山澗去裸浴，爬到樹上摘鳥窩，衝到山上撿拾斷了線的風箏，在大自然的懷抱裡，一切都自由自在。今天，越是為父母疼錫的孩子，越是身不由己。他們時刻生活在父母的嚴密監視底下，被他們的「無微不至」束縛住，被他們的思想支配住，完全不知童真為何物。令人失笑的，是口口聲聲愛自由的父母，卻在剝奪孩子的人權，經常用「關心」、「小心」、「不放心」等借口，打擊孩子的童心和自信心，從不反問自己的童年怎樣渡過。父母愛子無微不至，但過份的照顧，容易將孩子變成飯來張口，貪威識食和事事理所當然，令他們喪失自我照顧的本能和創造力，兼促使他們走向離群、自我中心、甚至反叛。要調整過來，談何容易？

病例二

父母有責任栽培子女，但要因材施教；好比樹根彫刻家，要懂得隨著樹根的獨特形態去創作，才會得出好的作品。不少父母為了要子女出人頭地，往往以其個人的價值觀或喜好去替子女的學習出主意，漠視孩子的特質和性格。假若孩子生性好動，愛打球和賽跑，父母偏要他效李雲迪；結果，孩子當不成鋼琴家，反而錯過了可能成為體育家的機會。硬要小孩子穿成年人的靴，受罪是孩子的雙腳，何苦？父母給孩子做的錯誤抉擇，不獨會帶給孩子挫敗感，還會埋沒了孩子的潛能。你同意嗎？

病例三

子女學業有成，光耀門楣，為父母者當然欣慰。遺憾是不少香港人，為要孩子入讀名校或考試名列前茅，非要他們成為全能戰士不可，天天壓迫他們硬吞一個又一個補習課程。很多孩子因負荷過重而倒了下來，又或拖累到本身的強項也失去優勢，最終一敗塗地，自信心破產，更甚者選擇「自殘」來擺脫困擾。子女憑本身實力取得入讀名校資格，固然可喜可賀；若只是父母的一廂情願，罔顧子女的能力和意願，硬將力有不逮的子女送入名校，苦的是那經常抬不起頭的小孩子。

謹此聲明，本人並非執業大夫，不敢濫竽充數，胡亂給病者斷症和開方；只是經常跟鄰居三叔公到山上採藥，因而對生草藥略懂皮毛，還沾染上了三叔公「喻得就喻」的壞習慣。上面如有錯喻，還望大家罔開一面。

請贊助《荃情》出版經費



參與《荃情》的出版工作全屬義務性質。目前的出版經費（包括郵遞），全數由會費負擔，偶然亦有熱心幹事免費提供紙張和油墨。緊絀的資源，窒礙了本刊的出版工作和本會的資訊交流。現呼籲會員贊助本刊的經費，多少無拘。請將抬頭「荃灣官立工業中學校友會」的劃綫支票逕寄香港上環德輔道中 244 - 252 號東協商業大廈 5 樓本會會址收。功德無量！



師長及校友消息

廖勝昌 係荃工 74 年嘅畢業生，79 喺香港工業學院（今日嘅理工大學）囉咗產業測量學高級文憑，今日係國內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嘅創辦人兼董事總經理，由 96 年開始，連續六年得到「甲級地產顧問／中介企業」殊榮嘅境外企業。但又係另一家置業科技公司嘅主席，理大建築及房地產學系榮譽院士同兼任教授，皇家註冊測量師學會、香港測量師學會及美國城市土地學會會員、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及香港房屋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成員，同時係劍橋大學嘅訪問學人。今年二月，理大宣布廖君獲選為《2003 年度理工大學傑出校友》，表揚佢喺業界嘅卓越成就同貢獻，可喜可賀！

丁元鼎 66 年喺母校畢業，未幾就離鄉別井，孤身上路到英國搵世界；經過多年奮鬥，歷盡幾許艱辛，終於喺倫敦區創辦咗間頗具規模嘅護老中心。但除咗自己事業有成，子女都好叻，除咗大仔係劍橋以優異成績畢業，兩個女都係劍橋嘅高才生，一門數傑，真係搵佢開心。今年 3 月佢回港省親，順便同班老友敘舊一番。雖然濶別咗三十多年，除咗頂上了多咗幾條白髮，仲保持住後生嗰陣嘅俊朗面貌同身型，認真恨死隔離。

已故 **劉永佳** 君乃母校 84 年之畢業生，生前任職醫護界。今年三月，因奮不顧身服務「非典型肺炎」病者而不幸受病毒感染，四月廿六日病逝，遺下妻子及幼兒。劉君品性純良，為人敦厚，處事認真。其為救人而捨身，英年早逝，令聞者哀傷惋惜之餘，亦為醫護專業樹立優良典範。我等荃工校友，無不為痛失良朋而悲慟！香港特區政府為表彰劉君之壯烈犧牲，特容許劉君安葬專為英勇殉職公務員而設之墓地《浩園》。本會之幹事會已派代表出席劉君之喪禮及致送花圈，以表吾人等對劉君之尊敬與懷念。願劉君入土為安，其遺屬亦繼續積極面對人生。

城門舊事

內地客 (66)

我的小學會考成績不好，沒派到中學學位，惟一的出路是學門手藝，給自己一技傍身。有晚回到家裡，桌上放了封政府公函，通知我到荃灣官立實用中學去上課。我有點意外，徵得爹媽同意後，喜孜孜的上學去了。家住黃大仙，從前只聽過「在那遙遠的地方，有個城門水塘」，此刻竟然每天都到那遙遠的地方去，來回三四小時又擠又熱的巴士車程，一點不好受。

小三才開始接觸英語，半年才把廿六個字母強記下來。不！是一百零四個，皆因有四種不同字體。話雖完了小六，英語能力弱得可憐。每天上英語課都似在看有聲的墨劇，偶爾也會猜得出一點劇情。幸好我曾習木工，加上繪圖、書法、美術等也算是強項，總成績加起來還可以，讓我在連場海軍門水兵的戰役裡報捷。學期終的頒獎，我囊括了大部分獎項，一時意氣風發。

完了中三的「荃實」生，只有四分之一（在甄別試拿到好成績的）能進入「荃工」升讀中四，其餘的大都就此輟學。我混水摸魚，在商科班得一席位。當時的商科班被視為精英班，成績優的才能擠身。見有位同學遭額滿見遺而不樂，遂決心「捨己為人」，跟他的木工班交換了位置。表面看來，這小子倒有點俠氣，實則自知力有不逮而急流勇退，來個順水推舟。由於全英語授課，而我只有小學水平的英語能力，大部份學科的成績皆強差人意；昔日的光輝不再，還給老師怪責自暴自棄，繼而備受冷落。若不是面皮夠厚，早就自盡了。幸好木工科老師「朱老總」沒把我嫌棄，給我立足之地，還讓我在一年一度的學校開放日大演身手。輕浮的我再得意忘形，不時把他氣得七竅生煙；一臉無奈的他只有盯住我，搖搖頭在苦笑。

中五那年，我住進隔鄰明愛中心的青年宿舍去。為了省點腳步，不時偷偷的跳過矮欄往返學校和宿舍，某風紀早已看在眼里。某天當我若無其事的跨越欄杆，她閃身出來把我抓住，罰我一天之內抄寫校規廿遍以示懲戒，哀哉！幸好身邊的好兄弟立刻飛身撲出，三扒兩撥替我把校規抄好。我沒看清楚便拿去交差，還擺出得威模樣。正想退下跟手足祝捷去，就被她叫回來。原來她已神速地將那洋洋千字掃了一遍，還發現了有人將某句嚴肅的校規竄改為「戲言」，可怒也！自知闖了禍，那敢怠慢，立刻俯首認錯。可惜那鐵面無私的風紀還是把我交到訓導處去。在那裡，有老師開我的玩笑，說要扣起我的准考証，不讓我參加會考，夠我赫個半死！其實，老師們為了整治這反斗星，也曾對我恩威並施，一度委我為風紀領袖，又安排我當上「紅組」的組長。只是我不識抬舉，辜負了他們一番心事。

試場失意的我，卻在球場得意。強差人意的學業成績令我自慚形穢，球場上的表現卻讓我撿回幾分自信。我憑住六呎身軀和超卓球技，一直在籃球場上盡領風騷；除了本校校隊，還獲推舉為荃灣區學界代表隊的隊長呢。

我參加了學校的弦樂隊，卻無力買支小提琴。一位離了校的手足知道了，立即送我一支，原來已花去他辛苦賺來的一個月工資。遺憾聖誕節演出之後樂隊便解散了。說不定我因此未能成為小提琴手。無論如何，我一直未忘記這好兄弟的雪中生炭。

當年的基制，中學會考至少有五科及格才算畢業，當中必須包括中、英、理三個主科。是次會考，我的數、理、化都全軍盡墨，只得寄望地理科來打救。會考的試場設在同區的某中學，部分監考官由我校老師擔任。地理卷那天，一位慈祥的老師伸出他的「上帝之手」來扶我一把，否則我便超越不了孫山。他的大恩大德，同樣令我未齒難忘。

校風純樸是荃工的優良傳統。荃工儘管沒設教條式的校訓，不過，無論校內校外，學生總曉得高度自律。你不會見到荃工女生穿著短裙招搖過市，也不會發現荃工男生披著長髮在校外撩是鬥非。老師們擔心學生沉溺在兒女私情而耽誤學業，於是十分關注男女同學的交往，甚至嚴加管束。有次，某男生跟某女生走在一起，老師發覺之後給他們教育了半天，聽說他倆的情緣就此終結了。今天或會有人批評老師們封建，但身處六十年代，我們除了替這雙小情侶難過，也體諒了老師們的用心良苦。

我跟不少同學一樣，愛好歐西流行歌曲，也對歌者如保羅安哥、貓王、披頭四、奇里夫李察等著迷。雖然對大部分歌詞都不求甚解，喻起來還是似模似樣兼有板有眼。我們喜歡利用午飯後的小空檔，三五成群的，集結在附近那叫「神農」的涼茶舖。那裡有部音樂角子機，放入一角便可按鈕選歌。音樂響起，我們都會跟隨拍子拷打桌邊，口中念念有詞。六十年代，跳舞派對是新潮的玩意兒，外間的青年男女都趨之若鶩，獨保守的荃工依然堅守男女授受不親，將攬身攬勢或扭動腰姿的派對視為傷風敗德。直至六六年一個夏夜，這規條才首次獲得放寬。那天，我們在學校的禮堂完了謝師宴，乘住半分酒意，斗膽要求校方批准我們在接待大堂開派對。校方總算開了恩，條件是保持明亮的燈光。起初還有小貓三兩走出來，以十分生硬的舞姿蕩了幾步。一曲既終之後，再沒人拿得出勇氣來。不到十點鐘，同學們已紛紛散去。真想不到當天踏出了校門，彼此一別便三十多年。

五年來，除了外祖母舉殯那天請了假，我從沒缺過課，只因我言享受荃工生活。我在那裡碰上了良師，交上了摯友，渡過了光輝的歲月，也留下過深刻的足跡。我們在荃工修業了五年，儘管校方沒為我們安排過畢業禮和派發畢業證書，五載荃工情是我人生中的珍貴片段。它將留在我心間，永不磨損或褪色。